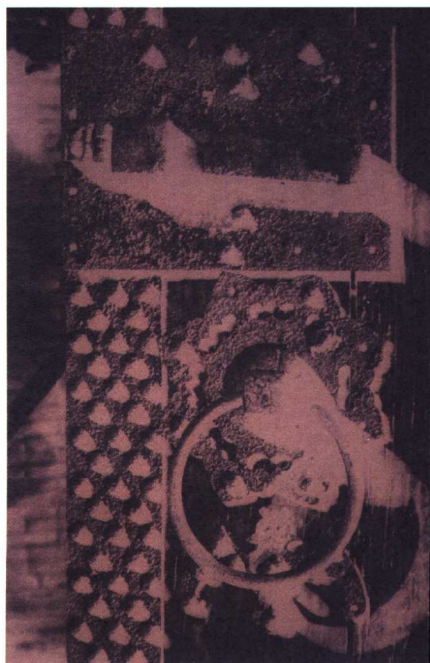


《上海文学》随笔精选

守护民间

杨斌华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守护 民间

杨斌华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护民间:《上海文学》随笔精选/杨斌华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0

ISBN 7-5326-1381-X

I. 守... II. 杨...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8468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蒋雪静
版面设计 任欣伟

守护民间——《上海文学》随笔精选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5 插页 1 字数 443 500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381-X/I·44

定价: 28.00 元

编者序

· 杨斌华

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潮流激情涌动、竞相喧哗过后，遗留在历史沙滩上的并不仅是一层深厚的话语积淀，更为惹人关注的却是那众多名曰思想的奇异贝壳。尤其是回顾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形，我们会再次惊讶地发现，期间居然出现了如此繁多的注重思想特色与文化关切的报章杂志，以及由此衍生的大量带有强烈人文思考印记的主题专栏、随笔文字。它不但令我们感同身受到某种源自当下现实情境的深刻变化和言说方式的转换，更清晰地留存了当今年代各种尖锐复杂的思想分歧与困惑。而这又的确构成了我们聚焦现实中国思想版图的一个观照角度。

与时俱变的文学期刊无疑也概莫能外，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变化还俨然促成了所谓纯文学杂志面对复杂的现实语境及市场压力而施行的一次转型性努力。虽然个中缘由极为繁杂，但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现状越来越显现出一种对复杂的生活现实与历史境遇的疏离和忽视，逐渐拘囿于封闭退缩、日渐逼仄的精神视野和消极无力、自我纠结的叙事困境，明显匮乏本应具有的自我创新的机制与活力，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退守和自我边缘化。因而，各种社会批评和文化思想在文学领地乃至公共生活中的侵入与恣肆，既是一种现实情势的必然，更可以说在客观上为拯救文学困局注入了一种资源性支持。

回首过去的近二十年，文学曾经因为挣脱了陈旧僵死的观念镣铐，身

心自由,锐气毕现,从而开拓出了异彩纷呈的想象空间,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书写方式,“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蔚为大观,成为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变化的重要界标。然而,旋即接踵而至的现实创伤又使之顿失激越,再显委顿,以至中断了自我批判的思想链接。选择即意味着某种片面,而片面未必深刻,更可能导致某种理念上的偏执、保守的倾向。尤其是当九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产生转折性变化的时候,文学却仍然固守着以往的观念边界,无力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扬弃,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与回应,乃至越来越逃逸现实、迷恋自我,深陷内心泥淖与叙事迷宫,越来越消极虚无、放纵欲望,忘弃意义追问与批判意识。在这样的情形下,它思想姿态的后撤与退缩已然显现,它考量现实与历史境遇的精神锐气和话语能力更几近丧失,以至“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寻找”一俟提出,就成为了最具共鸣效应的文化关键词。问题还在于,如果继续固执于一种已经被证明遮蔽了真实现实,并形成了新的话语模式的叙事行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就很难再生出追问历史现实生存、粉碎既成艺术规范的反思能力和创新能力,重新组织一种足以与现实情境深刻勾连并跨越传统文体边际的叙述形式。

事实上,虽然此后文学批评界逐步注重追寻和把握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嬗变,重新意识到文学与现实生活构建精神联系的迫切性、重要性,开始反思文学与当下文化现实潜在着的各种思想分歧、观念困惑和叙事危机,从而显现了自身介入现实的批判性立场,并将它付诸于具体的实践,但是,意识的薄弱和批评的乏力仍然使之显得反应滞缓,甚至踌躇不前。而与此同时,文学正是由于它因应现实的自我退守导致边缘化的加剧,日益缺乏对当下读者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缺乏对世道人心的凝聚、激励和提升的作用。一个明显的状况是,很久以来,对于文学的神圣梦想和期待似乎早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对于九十年代后发生的许多重大的现实变化,文学的回应较之其他学科领域无疑显得苍白无力,或喑哑无语,或语无伦次,甚而继续沉浸于以往陈旧虚假的观念想像和话语圈套。现实生活中,也许总有一种力量能使我们泪流满面,令我们辗转难寐,让

我们心事浩渺,教我们痛并快乐着,但它似乎已不再是今天的文学和文学本身。

文学在精神立场上的某种后撤与退守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钝化了它自身质询、应答现实与历史境遇的言说能力,遮蔽了当代生活及人的精神发展的丰富性、开放性,更为思想文化批评在文学领地的高蹈与恣肆腾展出了开阔的空间。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现实表明,尽管我们的知识状况依旧纷繁芜杂,犹疑不定,然而,思想的交错和批判的锐气使之远比其他各种各样的言说方式更少表达的障碍,更多探询的路径,更具粗粝浑朴的形式魅力,仿佛由现实荒漠中一路走来所渴求的精神甘泉。不期然间,它破土而出,被这个令人困惑无穷的激荡年代打造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强势文体,并以自己的阐示方式竭力保持了面向现实情境的别一种敞开性。

收录于本书的五十余篇文字均为 1999—2003 年间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的思想随笔文字的精选之作,明显具有迥异于他者的言说风格。它们承继了《上海文学》敏锐地感受现实、不倦地探索历史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对于现实生存的介入与观照痛切而令人警醒,对于历史境遇的反思与书写犀利而饶有意味,充溢着写作者理性与激情相交织的人格力量。综观所收篇什,它们显然更为注重对于民间历史经验和日常生活资源的清理、累积及描述,融个人叙述与历史语境于一体,潜在地构成了对当代中国文化道路另一向度的检视与剖示。毫无疑问,这成为了其最为鲜明的话语特色。而思想与美文并重的文体风格,则为我们如何将各类思想资源转换为一种不懈揭示当代生活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可能的文学形态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本书将所有文章编为三辑,分别以“后革命的中国”、“‘废墟’里的思想”、“人生在路”开题明义,无疑就是希望能体现上述的思想宗旨。

《上海文学》历来注重思想理论问题的探讨,常领风气之先,开文学新声,自 1990 年以来在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思想性随笔,曾经精选结集成《守望灵魂》(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一书,颇受读者看重。本

书自然可以看作是它的姊妹集，尽力延续了以往的编辑思路和风格，而每辑中的文章则按发表年月先后编排。在此，需要特别鸣谢蔡翔先生、梁晓燕女士等为书中若干文章的组稿、策划所付出的辛苦努力。

正如有论者所言，九十年代并不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思想收获季节，而文学也不会仅凭思想的充塞就足以变得饱满有力，何况它在当下更亟待安置一副重新进行自我反省与重构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无非是将这林林总总的随笔文字剪辑成一份用以激活历史记忆的世纪文档，供未来的人们体会它所包含着的一个逝去年代的复杂况味。

2003年8月10日

目 录

编者序·····	杨斌华	1
----------	-----	---

第一辑 后革命的中国

半张脸的神话·····	王晓明	3
我们的知识状况·····	余世存	10
腐败的民间基础·····	王彬彬	21
普遍粗鄙化·····	邵燕祥	26
进城农民: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施吾文	34
“末日启示”与生态叙事·····	乐 钢	40
从“蝴蝶效应”谈起·····	杨益雄	55
他者化、飘来飘去与宝贝·····	薛 毅	60
后革命的中国·····	韩少功	67
谁曾经宣言·····	张承志	90
关于贫困的经济学札记·····	卢周来	96
东北森林状态报告·····	朱鸿召	109

第二辑 “废墟”里的思想

“废墟”里的思想·····	李天纲	127
“白话”以后怎样?·····	李 锐	137

移动的地平线·····	李 陀	143
稗史与正史·····	雷 颐	151
“公民权利的看门狗”·····	武 谷	160
显微镜及其他·····	葛兆光	170
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重负·····	崔卫平	177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吴 思	189
细节的警示·····	吴小龙	200
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	林贤治	209
中国人为什么好吃? ·····	艾晓明	223
没有领导的美国大选·····	丁 林	236
灵魂饭·····	余 华	242
空洞的理念·····	南 帆	253
知识即 X ·····	墨哲兰	257
知识与知识人的精神性要求·····	萌 萌	266
关于“集群”的六个文学性词汇·····	葛红兵	270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罗 岗	285
一本辞典的文化变迁·····	谢 泳	292
由印度知识分子想到的·····	李少君	301
磨合·····	李洁非	313

第三辑 人生在路

地图上的痕迹·····	陈丹燕	331
人生在路·····	王力雄	342
农村民办教师·····	费振钟	348
遥想楼兰·····	巴音博罗	361
大师的背影·····	赵丽宏	372
下放干部·····	晓 华	377
破碎的思想画面·····	陈家琪	388

与草枯荣·····	张承志	401
杭州会议前后·····	韩少功	411
守护民间·····	戴 燕	415
记忆与印象(八篇)·····	史铁生	423
恨血千年土中碧·····	叶兆言	459
“八十年代人”,或不合时宜的痛苦 ·····	刘继明	470
重返下放地·····	李伯勇	482
我们的父亲杨白劳·····	刘嘉陵	492
新社会中的“公家人”·····	傅 谨	500
上海的吃·····	陈 村	513

第一辑 后革命的中国

半张脸的神话

· 王晓明

今天，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的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它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开着簇新的宝马车去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在怀揣即将与外商签订的商业合同、匆匆跨出家门之前，不会忘记与美丽的太太吻别；他还很讲究生活的情趣，周末打几杆高尔夫球，晚上还要去听交响音乐会……最近五、六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每当建造一个花园式的别墅群，发展商总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甚至当街挂出横幅，说是在为他准备“理想的居所”；宾馆、饭店、夜总会，还有那些说大不清名目的场所，都殷切地敞开大门，盼望他成为出沒的常客；一大批报纸和杂志，竭力揣摩他的口味，不断改换开本、纸张甚至宗旨，只为了能够进入他的客厅；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本的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甚至一家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婚姻介绍所，在门口贴出告示，将一周中登记者最多的周六和周日，优先分派给“成功先生”和“成功女士”……

是不是因为居住在上海，我才特别感觉到“成功人士”的浩大声势？一个终日耕作在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也许觉得距离它非常遥远，但如果你去广州和北京，到东南沿海的城市和交通干线两旁的村镇中去走一走，恐怕随时都会与它劈面相逢吧。说起来也的确令人惊异，不到十年的时间

里,这些地方的广告商和媒体制作者,当然还包括其他有力量左右社会生活的人士,就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引动人心的形象,使它家喻户晓,还将它深深植入人的内心欲望。不必问大、中学生,就是去问问十多岁的小学生,你一定会听到一连串这样清脆的回答:“我长大了要当总经理”,“赚大钱!”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成功人士”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数最羡慕的生活形象,成为他们想象未来,表达自己人生欲望的最流行的文化符号了。

我当然知道,“成功人士”这样的形象并非是空穴来风。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一个新的富人阶层已经在中国赫然出现。据1994年的统计,居人口五分之一的高收入家庭,占有了社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8页)。不用说,如今这个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正逐渐缩小,而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的份额,则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致富之迅速,挥霍之气派,都常常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倘若把“成功人士”看成是这个新富人阶层的肖像,大概是不错的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幅半张脸的肖像。从广告和传媒中,你只能看到“成功人士”的家居和饮食生活,他的商务应酬和消闲方式,却不知道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会是什么模样。当代中国人几乎时刻都会遇到的问题:政治、生态、性别,等等,似乎都与他无关;一个现代人必得要关心的事情: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艺术的创造,等等,他好像也根本没看见。这就有疑问了:另外的半张脸哪里去了?倘说这幅肖像真是从新富人身上描摹下来的,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绝不会只关心饮食和消闲,那么,为何要隐去另外的那些方面?那被隐去的,又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就是这似乎已经显露出来的半张脸,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你看到他在宽大、豪华的私宅里进进出出,却不知道他置业的钱是从

哪里来的；他向你现出签订合同时的矜持的身姿，你却不知道他如何能获得签约的资本和权力。在如今这样与官场犬牙交错的商场上，他能够如此“成功”，显然是既跳龙门，也钻狗洞，眼神早已不相当浑浊了。可在广告和传媒上，他却常常笑得那么青春灿烂，不由得要让涉世尚浅的年轻“白领”们觉得，他正是自己的同类。在会员制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之类的大门里面，他其实是沉溺在种种与普通人无关的享受之中，体型也随之日渐松弛的。可在广告片中，他又常常迈着那样轻捷的步伐，极其家常地向你推荐自行车和健身器，难怪一般工薪族也觉得他相当顺眼，甚至奉他为健康的“现代”生活的楷模。我想起特里·伊格尔顿分析“主导意识形态”的一段话：“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恰恰是在其他各阶级心目中造成一个统治阶级自我经验的似是而非的印象，它怎么能指望继续存在下去？”（《文本、意识形态、现实主义》，见王逢振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427页）这段话是不是正可以移用来描述“成功人士”的半张脸？惟其隐去了另一半，这露出来的一半就很容易变得模糊；也惟其常常是模糊不清，它反而能吸引那些并非新富人的阶层，让他们错以为它正是自己的肖像。这几年来，文化界有那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这“成功人士”就是“中产阶级”的先兆，显示了“白领文化”的雏形，就似乎正是对这模糊的半张脸看走了眼。

可不要小看这半张脸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当中，它正占有一个似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从十九世纪中叶，“全球化”的潮水涌进中国，逼迫中国社会转向陌生的历史方向，中国人就一直想要弄明白，将来的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先是康有为、章太炎和孙中山这一代人，培育出一个“强国”的梦想，这梦想几经变化，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大体上一直主导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前景想象。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情形不同了，人们受够了“国家”、“阶级”之类集体性概念的愚弄，于是决绝地转过身去，再次将“个人”看作最重要的东西。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渴望精神的自由到实现物质的欲求，中国社会对于“个

人”的“发达”的关注,愈益明显地超过了对于“国家”的“强盛”的祈望。正是在这样的普遍气氛中,“成功人士”应运而生。它不再代表那种空洞遥远的“大同”或“共产”世界,它就现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享受现世的男人;它也不再强要你向某个精神的目标奉献一切,恰恰相反,它催眠般地向你许诺:你也会拥有汽车、房子、更多的钱……这是一个崭新的梦想,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代神话,它似乎能够同时满足社会上下、体制内外的各种需求,它理所当然要推开那过了时的“强国”之梦,占据我们的“现代化”想象的中心位置了。

当下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处在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中。这“时代”会将我们引向何处,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如何想象未来。面对那半张脸的“成功人士”,一连串疑问涌上心头:它真是如你所说,已经在引领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前景想象?你会不会高估了它的力量?而假如你说的大致不错,这场“个人”推开“国家”、半张脸独领风骚的“现代化”想象的深刻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你已经谈到了整个社会的心理变化,谈到了广告和传媒业,小说、电影和学术理论,但是否还有别的更多样、也更隐蔽的力量,一起参与了新想象的创造?在今天,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新的想象?蠢蠢欲动,热烈地拥抱它?或者拧眉怒目,激忿地叱责它?倘若你想主张另外的做法,那又该怎样呢?尽可能深入去了解它,不但了解它本身,还要了解它的来历,它背后的支撑网,它和其他前景想象的复杂关系?尽可能仔细地描述它,凸现它的各个侧面,直至揭示出它内在的结构和矛盾?可是,你站在怎样的立场上来做这一切?如果你选择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它和你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又是什么关系?你能说你这经验与“成功人士”丝毫没有关系吗?倘若不,那你的批判的矛头是否也同时指向自身?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和批判的意图是什么?揭露流行的前景想象的虚幻性?激发人们对于真实的生活状况的敏感和关注?或者应该有更具有建设性的考虑,譬如为别样的前景想象贡献资源,甚至开辟方向?

当然无法在这篇短文中全面地回答上面这些问题。但是,我确实倾向于将这“成功人士”的神话理解为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因为从它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一系列政治和商业权力的或直接或间接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这些运作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它所起的主要的作用,似乎就是把复杂的现实单一化,它放大现实的某一方面,却又将另一些方面遮盖起来。比方说,就在上海,经过最近十年的社会变动,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间,产生了三个新的阶层:新富人、“白领”和“下岗”、“待退休”的工人。可是,当“成功人士”的形象铺天盖地,几乎遮没你全部视野的时候,当你漫步在这形象最为集中的淮海中路上,沉浸在由橱窗、霓虹灯和大理石墙面共同酿造的“成功”气氛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现实和生活前景发生错觉呢?你看不见社会底层的痛苦,你也可能忽略“白领”阶层的艰辛,你可能因此发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这些幻想的尽头,正有失望、不平和沮丧在静静地等着你。在今天的年青人中间,这样的情形实在并不少见。

其次,我希望尽可能充分地揭示“成功人士”塑造我们生活欲望的巨大力量。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公众久被压抑的生活欲求是怎样急切地渴望爆发。这欲求是模糊的,也是多样的,既要求“平反”,也渴望富裕,盼望经济繁荣,更尊崇科学、爱情、民主、文学和艺术,追求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可你看看“成功人士”的这半张脸,它固然表达了人们消除穷困的要求,释放出当代人追求富裕的冲动,但同时,它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另一些同样渴盼释放的内心欲求,悄无声息地抹去了呢?更何况,就是这表达和释放,也包含着压缩和删削。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绝非人的物质欲求的唯一内容,双眼紧盯住“大款”,什么流行就学什么,更可能只意味着物质享受的狭隘化和粗鄙化。一种有质量的物质生活,应该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物质欲求,使我们的感觉更为细腻,需求更为多样,可对照“成功人士”提供的那一套物质生活的标准,你会不会觉得它太表面,也太单一了呢?不仅如此。“成功人士”还从他所描绘的这种物